



胜利属于

阿尔及利亚



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

薩阿达拉著

楊有漪 陆孝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أبو القاسم سعد الله

النصر للجزائر

دار الفكر القاهرة ١٩٥٧

根据开罗《思想》出版社 1957 年版本译出

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 1423 字數 19,000 開本 787×940 耗 1/32 印張 $1\frac{9}{16}$ 插頁 2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冊

定價(4) 0.22 元

以苏拉,敖拉斯,基尔基尔,温叔威斯,艾
吐来斯等地的自由烈士的名义;
以革命的,对烈火、枷锁、皮鞭进行顽强
斗争的土地的名义;
以向着黎明,向着伟大胜利进军的阿尔
及利亚的名义,我写下了这些诗句,
谨献给你们。

热烈、自由地拥抱你们。

薩阿达拉 1957年4月17日于开罗

前 言

如果我們說詩人是人民的鏡子，是他的階層的喉舌；如果說詩人的詩行和章節記錄着歷史上的成敗、生活里活生生的形象；那末后起的詩人薩阿达拉為我們和我們的后代記下了一幅赤裸裸的、逼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生活的圖景；它告訴我們：不取得最后勝利，沒有實現人民的理想，革命決不停止。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悠久的。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汹涌澎湃的，全民性的。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包括生活中目前和将来的各个方面：它是政治、宗教、經濟、文化和社会的革命。仔細讀了我們年青的革命詩人的詩篇，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反映着各方面的感触，吸取了广大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叹息和痛苦。人民的灾难和希望，通过天才艺术家的手笔，被写入流暢而崇高

的詩篇。或許阿尔及利亚人民还不滿足于它的詞藻、韵律和体裁，但我可以肯定一点：它真實地道出了每个阿尔及利亚人所憧憬的东西，他們每个人都是这个頑强的革命队伍里的战士，是革命的支援者。

詩篇描写了一百三十多年来在帝国主义淫威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品質。帝国主义給他們戴上奴役的枷鎖，带来了貧困和灾难；帝国主义卑視有强烈自尊心的、不屈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尽管如此，阿尔及利亚人沒有一天对暴虐者表示过屈服，沒有一天对奴役显示过軟弱，当时人民正如詩人描繪的那樣：

你瞧，假如我們甘心过卑賤的生活，
我們哀求，我們叩头，泪泉不断地涌流，
我們乞求施恩，
我們能从花岗岩里挤出怜悯和惻隱，
可是誰能把剝夺了的权利和自由还給我們？

在无数亲身經歷过的生活教訓中和帝国主义橫加

在他們头上的灾难里，阿尔及利亚人民体会到残暴的法帝国主义不懂得怜悯和温和。法帝霸占了阿尔及利亚全部的土地，搶光了地上的物产，夺去了地下的矿藏，他們折磨侮辱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把他們当成奴隶，对他們严施酷刑，甚至撕碎他們的心肝。人民成了帝国主义的牛馬。不，連牛馬都不如。詩人吟出了人民的痛苦：

我睡在光板的地上，
住着簡陋的窝棚，
苦难、貧困和我作伴，
粗硬的涼席啃痛了我的肋骨，
毒虫在无边的黑暗里欢跳，
周围呀！是恶臭的地窖，
啊！这些还将繼續多久？

又說：

整天跟不說話的工具一样，
我无条件地工作。
報酬是可怜的几枚銀币和毒罵，
生活沒有意义，

更談不上自由和希望。

世界上滿是貧困、血淚、歎歎和悲傷。

是的，這裡除了希望，可破壞的都給帝國主義破壞了；除了人民的榮譽，可掠奪的都給帝國主義搶光了；這裡除了胸中的信心和銘刻在心頭的光榮外，帝國主義把一切都跟外界隔離了。那末這個民族的前途是什麼呢？

他們凝視着一個方向：復仇！

他們只想着一件事：再一次的洶湧澎湃的革命和勝利後自尊、光榮的生活。

阿爾及利亞象一只受了重傷、傷口滴着鮮血的雄獅，在怒吼，在咆哮，準備着一場可怕的搏鬥，詩人是這樣寫的：

但是我們繼續在前進，

我們最後的目的將是黎明。

要象狗一樣地把他們趕出去，

要逐個把他們鏟光；

阿爾及利亞永遠是人民的阿爾及利亞，

讓你的禁地和領土永遠在人民手中，

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要自由地行走。

在可愛的阿尔及利亚国土上，我生活了三十年。作为一个历史和政治的見證人，我看見每个人都这样講，都这样咏唱、这样高呼这个革命的希望。詩人在簡短的詩行里給我們刻划了阿尔及利亚人民鮮明的、深刻的精神面貌。百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溶合着千百万人的灵魂。

阿尔及利亚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今天的革命不是她首次起来反对残暴和暴虐者。但是，为了民族的解放，我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的民族革命。为了反抗羅馬人的暴戾統治，早在馬西尼亚和幼格勒脫时代，人民已經組織起来，投身到革命的怀抱里。每逢国家受了侮辱，侵略者沾污了它的尊严，外国占領者的鉄蹄蹂躪了它的領土时，人民就挺身而出。革命，革命，革命，二千年来人民不倦地歌唱着一支不朽的歌子。虽然，歌詞已經变了样，表达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它的意义还保持着。歌詞是这样的：

岁月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远方……

广闊的道路上，

我們在前进，
我們在飞翔。
在那动荡不安的日子里，
我們以頑強高尚的革命精神挺身而出，
摆脱殘暴者，
我們甘願付出任何代价。

苦难的日子里，漫长的黑夜里，在殘暴的帝国主义的洪流里；我作証：阿尔及利亚从沒有一天忘掉过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沒有辱沒她的祖先和荣誉。不屈地斗争着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拉伯兄弟同甘共苦，时刻准备着和他們一起高举光荣的旗帜报仇雪耻。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人从不自私，虽然他們自己处身在灾难中，但是他們沒有忘記过不屈的阿拉伯弟兄的痛苦。阿尔及利亚人民是阿拉伯人团结的締造者，是首先呼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員。今天，东从阿拉伯湾西到大西洋岸，阿拉伯民族主义把这个不朽的民族各个部分紧紧团结在一起。

犹太复国主义的灾难降临到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当阿拉伯兄弟們遭受犹太复国主义的袭击

时，阿尔及利亚人民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发动的最残酷、肮脏的战争的洗礼。可是自身的灾难、痛苦和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疯狂没能阻止阿尔及利亚援助和他血肉相关的阿拉伯兄弟。全体人民和薩阿达拉同声高呼：

英雄們歌唱堅強的團結，
英雄們唱出報仇雪恨，
巴勒斯坦呀！我們要為你流血。
這裡，革命者滿山遍野
高呼着對武器和創傷上滴着鮮血的巴勒
 斯坦給以支援，
我們的國家里，到處沸騰着支援的熱情。
事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
最後，強悍的人民——阿爾及利亞這個
 大力神
將會象巨人般地站起身，
這是偉大的革命，這是浴血苦戰的解放
 戰爭。

在這次慶戰里，在烈士們用鮮血寫下的，以及

为后代所歌颂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的篇幅里，诗人杰出地表现出了人民的气质。一千万阿尔及利亚人和萨阿达拉一起高呼：

祖国呀！一定要赶上这复兴的日子！
打碎这个拦路的障碍，高歌我们的理想
复仇的子弹在呼啸，革命的烈火在燃烧，
烈火永远跟随着复仇，
最后光明一定来到！

遍地燃烧着熾烈的战火。它是独立解放的战争，是光明的战争，是复兴的战争。全国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这个神圣的行军的行列里前进。这是历代的奇闻：

前进的人们
有着狂风般的意志，
舞动大旗
奔向幸福的明天。

是的，奔向幸福的明天。幸福的明天意味着自由、独立；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彻底地崩

潰；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阿拉伯西非洲的团结，意味着薩阿达拉第二部詩集的誕生。在那部詩集里，他将为我們写下在渴望自由、独立、尊严的年代里不屈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心意。

艾哈麦德·陶菲格·麦德尼*

-
- * 本文作者艾哈麦德·陶菲格·麦德尼是阿尔及利亚科学家协会秘書长，民族解放陣綫代表团駐开罗办公室主任。——譯者注。

目 次

前言.....艾哈麦德·陶菲格·麦德尼	(1)
革命	(1)
不朽的阿尔及利亚	(4)
神圣的复仇	(6)
掠夺	(8)
泥土	(11)
巴尔貝魯斯	(15)
热爱自由的诗人	(17)
山区来信	(18)
胜利属于人民	(21)
土地的革命	(23)
焚毁的村庄	(28)
被俘的革命者	(31)
后记	(34)



革 命*

看到这块土地起来革命了，
这块生活着和平、温順的人們的土地；
这块居住着善良、慈愛的人們的土地；
这块人們沈醉在友愛的气氛中的土地；
这块一世紀來被戴上了枷鎖的土地。
看到它起来革命了，

* 1954年11月1日，在“團結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后組成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领导下爆发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民族解放軍，为爭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这是多年的梦想，多年的曲調，多年的願望。

它终于站起来了！

革命者的子弹的呼嘯声响彻云霄，

残暴者的末日已經来到，

我們要扫除这些人类的渣滓。

祖国的火山象善良人民激怒的心胸

震撼了全世界。

人民从沉睡中苏醒，

脸上現出复仇的决心。

跟过去一样，我們还要做善良慈爱的人，

但是要賞給敌人密集的枪弹，賜給他們死亡，

侵略者妄想用合并把我們消灭光，

妄想在我們心里埋下伪善的“友誼”种子

那种子开花时就会使我們灭亡。

我們是个好义的民族，

現在也和过去一样慷慨：

賜給他們死亡难道还是罪状？

看到这块土地起来革命，

看見人們的眼里射出憤怒的火焰，

那只是多年的願望，曲調和夢想，
在漫長的黑夜里，
終於出現了英雄的事跡。
自由的呼聲震撼着人們心弦，
火焰在嚴寒的冬天里復燃，
欺人的“同情”和“友誼”轉眼間化作了我們
報仇雪耻的決心。

1954年11月1日夜